

三 通 小 叢 書

鷓 鴣 聲

羅 昔 等 著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110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 文 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灰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三 通 小 叢 書

羅 啓 等 著

鷓 鴣 聲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目次

鷓鴣聲（羅昔）……………一

童年（風子）……………七

布穀（蔣蘿）……………一〇

野渡（柯靈）……………一三

賭徒吉順（許傑）……………一七

魅惑（草明）……………六九

靈魂自殺者（斐兒）……………七四

485296

鷓鴣聲

夢的翱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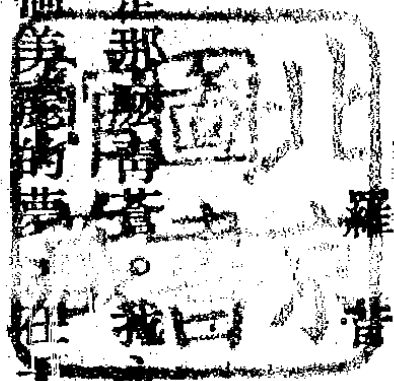
榕樹像是一個瘋婦；飄散着她濃亂的頭髮，永遠是那樣的青蒼。我永遠不會忘記有着這麼一棵榕樹的南方。在那兒，我曾有過一個美夢，在光邊的黑夜里作着不息的翱翔。

在冬季，无雪的南方是常有溫暖的夜晚的！

冷月寒星遠照着五指峯頭，夜風吹顫了小流崗上的竹林和衰草。在寒蟲聲中，夜犬狂吠一聲聲地播散在豆燈明滅的小流村里。

我如在幻境里：在榕樹前修竹之下，迺林在我懷中，已爲我的苦笑引出她的熱淚來了。

「我願我們會像那陰那山邊之兩顆星星，同着一條軌道，永遠向前！」



像三絃琴在抖顫，像畫眉鳥歌唱於林間，聲音是那麽清晰，是那麽動聽。

『那是美麗的夢。』

『不，夢是沒有這麼美麗的！』

在迺林的眼瞳中，我看見夜空中正有一顆流星飛閃於遼遠的天外。

『明年你離開了這里，我要在什麼時候才可以再看見你呢？』

『我也這樣問你。』

『你想到……去麼？』

『是的！』

『那里有悲壯的號音迴旋於山野平原：那里有清皎的明月點綴塞外的夜色

。昔！明年，明年我要跟你一道去！』

『不，你是女孩子。』

『女孩子也得去！』

夜風飄拂着迺林的絲髮。在冷月下，她的臉像是石膏塑的女神，蒼白，尊嚴，但帶了份熱情。

修竹在招展，野草在點頭，夜風里，我們可以聽見泉水嗚咽的聲音。

在遼遠的南方，古老的榕樹永遠是那麽青蒼。在海角，在天涯，在異鄉的夜晚，美麗的夢，永遠在不息地展翼翱翔。

笛 聲

父親是一個勇猛的獵者，同時又是一個善釣的漁人。

父親曾用他年青的力射殺過一頭虎和許多野獸，每次由海上歸來，也是沒有一次會空過他的魚籃的。

空閑的日子，父親會吹奏起一支山笛以逗我的喜悅。笛聲是那麽悠揚地迴旋於茂密的森林中，飛入那平靜的山谷里。聽見那悠揚的笛聲，母親的臉上就有和靄的眼眸送給以父親慈愛的微笑。

父親也笑着，笛聲就更爲嘹亮了。

我也是一個小獵者小漁人，我會跟着父親背着火藥袋或魚網，到山嶂中，或海灘頭。去獵取山獸，去搜捕海魚。

在山間的夜晚，父親的笛聲止息下來之後，虎嘯狼嗥起於山谷的時節，父親還爲我講述海上的離奇故事。

太陽還沒有出來，父親早已背着魚網把魚筏划到港外捕魚去了。母親却擔着笨重的山柴或滿擔的魚，到遠遠的鎮上，把它發賣去。

太陽給撐在松樹梢頭的時節，我會拿着父親的山笛，到山前的古樹之下，順着上風，吹着无腔的調子，對着曲折的山徑，以待母親的歸來。

在海面，父親已在陽光炯灼的海面划着魚筏由海外滿載歸來。看見我和母親在岸上的影子，聽見我歡迎他的笛聲，父親疲倦的臉上，已浮起喜悅的慈和的笑影。

然而，在一個清晨，像往日一樣：父親划着魚筏又到港外捕魚去了。在那天，我們在岸上整日只見兇猛的風，巨大的浪，在煩惱着茫茫的大海。

從此，我們永久也不見父親的歸來。

在每一個虎嘯狼嗥震盪着山谷的深夜，在豆油燈前，母親只有靜默的淚，潤濕着她瘦削的頰。

母親已變成一個悵鬱的人了，而母親的山柴擔子是更爲大把而笨重了哪。

『媽，我捕魚去。』

『不，孩子，大海是無情的！』

母親望着父親昔日捕魚的舊罩和破網，又這麼輕易地流落了淚。

風在狂吹，海在澎湃，我在海岸邊，朝着那波濤滾滾的大海，孤獨地吹奏起父親的山笛。

大羣的海鷗在我頭上迴旋飛掠呢，我不知道我的笛聲是動聽呢還是悽切。

『孩子，你爲什麼到這兒來呢？』

母親在我後面呢，她的眼睛又紅潤了，母親爲什麼會到這兒來啊，我的笛聲又叫她起悲哀了麼？我不敢在家中奏起山笛，那就是不肯再讓母親聽見而流淚的！

『媽！』

『孩子，你再奏起山笛吧！』

『不，你又要流淚的！』

『媽是喜歡聽笛的，笛聲怎麼會叫媽流淚呢？孩子，你再奏起山笛吧！』
於是，我朝着呼號的風，澎湃的海，重又奏起山笛。

笛聲急速地飛展開去，已更爲嘹亮了。

母親剛才哄我的呢，你看，她已更加悲慟了。

『媽！』

然而母親是不理我，她是在凝望着浩浩大海，在流着淚哪。我攬着她的臂膀，搖着她：

『媽，不要再哭吧，我永遠不再吹奏山笛啦！』

我把心愛的山笛，投向汹涌的海洋，海洋上立刻濺起小小的浪花。

風呼號着，海在澎湃。從那次後，我再沒有吹過山笛。

童 年

風 子

夜應該是黑暗的吧，然而我卻看見了一個並不黑暗的暮夜，你也許以為那晚上有月亮，有星，再不然，便是有燈光或者火炬，但都不是。祇因為在我的寂寞的記憶裏，懸掛着一個笑臉，牠照亮了我的童年。

笑臉照亮了我的童年。

朝陽爬上海面，霧氣散了，一萬顆金星在波濤上跳動，第一線春光印進了

小小的心，我在紫雲英的綠茵上打滾。在暖洋洋的潮水裏濯腳，聽鷓鴣在嫩綠叢中試着牠的新聲，楊柳枝頭盤繞着青油油的潮氣，我不知道這是雲，是霧，是昨夜農家遺留下的炊烟？

白鳥在波濤上緩緩地翱翔，驀地，像中了彈一樣的直落到水面，又霍的飛了上去，牠已經找到了牠的豐盛的早餐。

雄健的翼子在藍天裏畫開了一線勝利的笑痕。我的心裏也漾起了一線勝利的笑痕。

心花開了，我笑着跳着，珍視着我的童年。

我笑着跳着，珍視着我的童年。

在石榴花開得火一般紅的時候，我騎着牛背，緩緩地踱過了綠的原野。

我唱着情歌，雖然並沒有情人；我覺得自己是凱旋歸來的英雄，雖然並沒有打過仗。

看，這世界是多麼幽秀，多麼美麗。

這世界是多麼幽秀，多麼美麗。

夜，她在我的回憶裏留下了難忘的情影。

月是她的臉，一抹輕雲是她的笑靨，幾顆星星是她的眼睛，晚風吹過垂楊，這上面，散佈着她的風韻。

我在她的膝上跳舞。

我在她的懷裏熟睡。

我笑着跳着，我的青春是一盆火，融融的是熱烈，旺旺的是光明。

在童年的寶座上，我跨着長虹，遨遊於大漠似的天空，我擷着輕雲，摘着星星。

童年，夢一般的童年。

童年，夢一般的童年。

我用着和山等量的悔恨，和海等量懊惱，送青春逝去。
 在山的盡頭，海的邊涯，不，在寂寞者的心底，我埋葬了我的童年。

魯迅風

布 穀

蔣 蘿

常想讀點書，覺得一個人活着就應該不斷地學習。但對於家鄉的一份惦念和牽掛，始終不能靜下心來。今晚剛讀得幾頁，又落入悵惘和悲憤的繚繞中了。

夜風響過窗前，星子給靜的夢。

說星子給靜的夢，實在是因為重重疊疊的噩夢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噩夢叫人不敢睡覺，叫人把回憶當作航向故鄉的小船。我想起田野里一片金黃！蠶豆花的芳香醉人；還有流水搖破萬朵倒影……

去。
淡淡的悵惘會給人痛苦的愉快，太濃則使人窒息。我忍不住，猝然跨出門

獨個子躑躅于太靜的路上，讓一盞盞街燈把我的影子擺在身前又放在身後。我咀嚼着那點悵惘和悲哀，在枝繁葉茂的園林旁的人行道上。

一陣暗香！

那末柔和而且熟悉的香味，可是我說不出那花的名字；正思索間，一聲熟悉的語叫破沈寂。

「快快布穀！」

我驚異都會中會有鄉村的聲音，駐足而聽，歡善如春日的草，綠遍心的原野。但那些綠草不久就變了顏色，我在歌聲中聽出了自己的過失：像把種子丟在火裏，我把時間在悵惘和悲哀中燬了。不僅如此，我還饒恕了自己的浪費時光，說是因為悲哀和悵惘。我沒有收穫，卻不肯歸罪于自己的沒有播種。

我的頭低了下來，急急的走。

是怎樣是走近普式庚的銅像的，我記不清楚。月光中，我看見着年青的詩人眼睛發亮，望着前面：「在光榮和至善的希望里，我勇往直前，一無所懼！

「遠處是「快快布穀，」「快快布穀。」

我呆坐着，心是風雨中的大海。

對家鄉的惦念和牽掛只會開些悵惘的花朵，而悵惘是生命的浪費。我年青，爲怎樣僅止于悵念呢？

一粒穀，落在地里死了，便結成許多許多的麥穗。

我站了起來，向前走去！

「快快布穀。」

×

×

×

×

×

×

×

×

野渡

柯靈

你可曾經歷過浙東的水村？——那是一種水晶似的境界。

村外照例傍着個大的湖泊，一片烟波接着遠天。跑進村子，廣場上張滿着漁網，划船大串整齊的泊在岸邊。小河從容向全村各處流去，左右縈迴，帶子似的打着巧妙的花結，把一個村子分成許多島嶼，若爬到山上鳥瞰一下，恰像是田田的荷葉。——這種地理形勢，鄉間有個「荷葉地」的專門名詞。——從這片葉到那片葉，往來交通自然得借重橋梁了，但造了石橋，等於在荷葉上釘了鐵鏈，難免破壞風水；因此滿村架的都是活動板橋，在較闊的河面，便利用船隻過渡。

渡頭或在崖邊山脚，或在平疇野岸，鄰近很少人家，繫舟處却總有一所古陋小屋臨流獨立。——是「揉渡」那必係路亭，是「搖渡」那就許是船夫的住

廢。

午後晝靜時光，溶溶的河流催眠似的喝着，遠處間或有些鷄聲蟲聲。山腳邊忽傳來一串俚俗的歌曲，接着樹林裏閃出一個人影，也許帶着包裹雨傘，挑一點竹籠擔子，且行且唱，到路亭裏把東西一放，就蹲在渡頭，向水裏撈起繫在礎上的「揉渡」繩子，一把一把將那魁星斗似的四方渡船，從對岸緩緩曳過，靠岸之後，從容取回物件，跳到船上，再拉着繩子連船帶人曳向對岸。或者另一種「搖渡」所在，荒徑之間，遠遠來了個外方行客，慣走紅湖人物，站到河邊，揚起喉嚨叫道：

「擺渡呀！」

四野悄然，把這聲音襯出一點原始的寂寞。接着對岸不久就發出櫓聲，一隻小船咿咿呀呀的搖過來了。

擺渡船的彷彿多是老人，白鬚白髮在水上來去，看來極其瀟灑，使人想到

秋江的白鷺。他們是從年輕時候就起，還是老去的英雄，游遍江湖，破過運命的羅網，而終爲時光所敗北，遂不管晴雨風雪，終年來這河畔爲世人渡引的呢，有一時機我曾緬視到一個渡船老人的生活，而他却像是極其冷漠的人。

這老人有家，有比他年輕的妻，有兒子媳婦，全家就住在渡頭的小廟裏。生活雖未免簡單，暮境似不算荒涼；但他除了爲年月所刻成的皺紋，臉上還永遠掛着嚴霜似的寒意。他平時少在船上，總是到有人叫渡時方纔上船。平常絕少說話，有時來個村中少年，性情急躁，叫聲高昂，迫促一點，下船時却得聽老人喃喃的責罵，

老人生活所需，似乎由一村中大族祠堂所供給，所以村人過渡的照例不必化錢。有些每天必得從渡頭往返的，便到年終節尾，酬謝他一些米麥糕餅。客幫行脚小販，却總不欠那份出門人謙和禮數，到岸時含笑謝過，還掏出一二銅子，玲琅一聲，丟到船肚，然後挑起擔子搖着鼓兒走去。老人也不答話，看看

這邊無人過渡，便又寂寞的把船搖回去了。

每天上午是渡頭最熱鬧的時候。太陽剛升起不久，照着翠色的山崖和遠岸，河上正散着氤氳的霧氣，趕市的村人陸續結伴而來了，人多時儼然成爲行列，讓老人來來回回的將他們載向對河。太陽將直時從市上回村，老人就又須忙着把他們接回。

一到午後，老人就大抵躲進小廟，或在廟前坐着默然吸他的旱烟，哲人似的許久望着遠天同款款的流水。

天晚了，夕陽影裏又有三五人影移來，寂寞而空洞的叫道：

「擺渡呀！」

那大抵是從市上溜達了回來的閑人，到了船上，還刺刺地識着小茶館裏聽來的新聞，還有些評長論短的意見，講到得意處，清脆的笑聲便從河上飛起。但老人總是沉默着，咿咿呀呀的搖他的渡船，彷彿不願意聽這些庸俗的人事。

一般渡頭光景，似乎總使我十分動心。到路亭間坐一刻，岸邊徘徊一陣，看看那點簡單人事，覺得總不缺乏值得咀嚼的地方。老人的沉默使我喜歡，而他的冷漠却引起我的思索。豈以爲去來兩岸的河上生涯，未免過於拘束，致令那一份渡引世人的莊嚴的工作，也覺得對他過於屈辱了嗎？

賭徒吉順

許傑

上

吉順和他的兩個朋友忽忽的走上了三層樓，就在向東的窗口擇了一個茶座。堂倌跟來，問他們要吃什麼東西。吉順吩咐他先泡兩壺綠茶，再拿幾碟瓜子和花生。

三層樓是我們縣裏新興的第一間酒菜茶館，建築有些仿倣上海，帶着八分鄉村化的洋氣。牠的地址極好，是全縣商業最繁盛的中區，風景也不錯：左邊

靠着五洞的西橋，與縣城的西門相連，倒翠溪從東北掠來，迤邐成曲折的綠帶，到西橋的下面，就折而向南，再轉向東南流去，與赭溪匯合；右邊是一望的平野，疎柳與蘆葦，綿亙到赭溪澗邊。若是在三層樓的屋頂上，往四周一望，全縣的屋舍，就鱗接的毗連着，幾樹疎散的果樹或桑葉，從人家的園中升起，稀飭的如寥落的汀洲水草。倒翠溪與赭水合流的渚口，流水洄成幾個漩渦，淙淙然別有一番風韻，合着野鴨入水，落雁翻空的清音，時時在空氣中徊翔。而樓下西橋上的市集，小販的喧囂，人聲的擾攘，卻又帶着十二分的都會氣味。

三層樓的顧主，都是防營裏的士兵，衙門裏的司法警察，和一些吃大烟的賭徒。凡是上那里的人物，都有其行中的衣鉢，受過嚴重的戒律的；隨便什麼人，想不顧身手的在那里魯莽，必有墮入他們的籠中之一日。吉順能夠這樣輕易的踏上那里，自然也是他這兩年來日夜在賭場中生活的成績。

那時已是傍晚，落日的餘暉，從三層樓的西窗射入，光線穿過室內的塵煙

，結成幾株方形的光柱，投在吉順們坐着的桌上，和他的朋友金夫的臉上。吉順指點着金夫換個位置時，堂倌就殷勤的送上兩壺綠茶和三碟瓜子到他們的桌上。

他們開始喝起茶來，瓜子殼片片地飛揚；的的地嗑瓜子的聲音和吉順們談笑無序的聲音錯雜着起來。

吉順是一個二十八九的泥水匠，住在離這里三四里遠的楓溪村。楓溪是赭溪的別名，因為這一枝溪流的澗底，都積壘着紅色的卵石與大岩，流水在石上走過，澗底蕩漾着的紅色石礫，正似滿天楓葉，在秋的天空中顫動。楓溪的村名就是從這里來的。吉順的父親是一個木匠，在楓溪一帶是以客齋起家擅名的；後來拋棄了本業，就在楓溪村上開了一間小雜貨店，人們號爲「脚酸店」的，竟然積蓄了許多錢財，買了幾畝田產。在吉順六歲那年，他的父親就死了。吉順的老婆，是他父親在時給他定下的；他的丈人是一個泥水匠。他母親撫養

到十一歲的那年，就留下他父親的財產和田業，交卸了代管的責任，又自己寂然死去。他的丈人見他只有孤苦一人，就把他接了過去；住在他的家裏，一面就跟他學業。他從小就伶俐，無論學什麼工藝，一學便會；到十六歲那年，就是一個上好的稟有伶俐的匠心的泥水匠了。

但是吉順既佔有他父親的遺產，又稟有他一身的好手藝，對於經濟的收入，感得十分輕易而豐裕，所以對於金錢的重視，也沒有他父親那麼見錢如命，那麼鄭重而寶貴。他在二十歲的那一年上，便由輕視金錢的心思，演成揮金如土的事實，與幾個墮落的朋友，日夕墮入賭博場中徘徊。他覺得他的丈人屢次告誡他的討厭，聲言不要他的丈人再來多事，就把他的老婆與三歲的孩子帶回楓溪居住。從前，他在一年當中，總還做半年的工作；近幾年來，他簡直以賭博爲正業，以茶樓酒館爲家庭了。他除了偶一晚上回家以外，差不多整一個月都不回家。現在，他有四個兒子與一個女兒；而他父親所遺下的田產，卻早已

售罄。他老婆在每况愈下，困苦艱難的家境中，雖然要掙扎着給人家服役，以自養活與支持家務，卻爲定期的每隔一年的生育兒女所困阨而不得超昇。她每想勸誡她的丈夫，叫他不要這樣長住在賭場與茶館中，以賭博爲正業，以至家庭的生計和財產破壞到這樣空虛。但是他的性格，變得與從前大不相同，談話的時候，都要輪拳反眼，凶狠暴戾的罵她多管閒事，罵她吃得太安穩了，要問他討一頓惡打和謾罵。他告誡她，只要好好的住在家裏，他自然會賺錢來養活她們。但是有錢的時候，他是沒有閒暇的時間回到家裏；若是在無錢坐不下賭桌時，回到家裏，却又是多一番家庭間惡聲的謾罵。幾回她吩咐大兒子追到賭場，也挨得幾個巴掌，哭喪着回家。從前在賭博贏了之後，也有幾次買幾斤豬肉回去，大家吃得一個寫意；但是現在可沒有了。

金夫是吉順近幾年來在賭場中時刻不離的好友。他是長方臉兒，高偉的身材，正方的下頷的四週，連到耳根，長着半臉的曹操鬍子，陰森森的直立着如

一個壯毛的刷子；目光稜稜的眼睛，尖角矗立的眉毛；橫廣而多皺紋的高額；到處都顯露出一種凶狠的氣象。他曾在鄰縣的關局，當過一名護哨，因為同別人同時愛上一個山村婦女，以致用尖刀把那人殺死，纔逃奔回家的。以後，他曾經開過一間小店，但是，不知怎的，沒有幾時，便把店門關了，盡日的沉湎在賭博場中。

平春，大家都叫他小平，是中等身段的中年後生；比較起來，只有頭部別的小；但是面部各部分的位置和大小，却是十分勻稱；眼珠分外的伶活，與滿臉帶有發光的油臉相輝映；說話時，常常帶着癡笑，笑得除眼角的皺紋如燕尾般的分成三叉外，兩頰格外的豐潤而油滑，顯出一種奸滑的，時常弄小巧的小鬼神氣。他不像他的兄弟們那麼勤儉敦厚；他從小就要背着他父親偷偷的逃去擲骰子和拔籤，雖然他父親嚴重的責罵他，他轉眼間又如水注鴨背一樣，毫沒有影響的去了。他父親剛死了一日，他還跑去賭博。他說：「我父親在日，這

嗎？」

樣打我罵我，我還要賭；現在可沒有人打罵了，我不應該盡量的賭一個痛快嗎？」

他們三人，現在是剛從忘憂軒賭場出來，因為在那裏獲了一次傲倖的勝利，所以應該到三層樓去享樂一下。

「今天的運道真不差啊！」吉順說，「那一定是財神跟着了，這是什麼『手風』一連會贏到十幾盤，我們的心還是不狠；要不然，莊家早被我們敲倒了。」

小平笑欣欣的，好像在得意自己的成功說：「第三盤不是依了我的配法，不是把你配好的重新配過，那不是被莊家吃去了嗎？我知道莊家的心苗，只有這麼配的。」

金夫喝了一口茶，又把頭部斜着轉來，噙着瓜子。他把一片瓜子殼吐了出來，低垂的眼光，跟着看到地下。他抬起頭來，瓜子的白沫，結在他嘴角的黑

鬍子旁邊，很明白的上下搖動着。他說：「我們吃什麼點心呢？」

「隨便什麼。」

「喂！堂倌！來！」

金夫的聲音有些驚人，他說話的時候，正與小平相反，常常是板着一副呆板的臉孔，眼睛圓睜着的。堂倌剛欲往樓梯走下，被他這麼一叫，便縮住了腳，急忽忽的跑到他們桌邊。

「吃什麼？先生！」

「你店裏什麼東西有？」

堂倌念了一大頓的菜名，在每一個菜名下面，加上一個好嗎的問句，叫他們細心的選擇，他念菜名，比鄉村私塾裏的學生，背百家姓或三字經還要純熟。他說了之後，順便又用胸前夾着的抹布，反復的在桌上無意的揩抹。

吉順和小平都說隨便，金夫就隨便點了幾碗菜。堂倌殷勤的退去之後，在

樓梯頭就往下叫起菜名了。金夫又重重吩咐他一聲「快些！」堂倌也如應聲蟲一般叫了一聲，「嘖，快些！」

吉順呆呆的注視着壁上的日影，又從這一枝輝耀的光線，追溯到那向西的樓窗。他眼光在樓窗口徘徊了一回；窗外的屈折的楓溪，溪邊的疎柳和蘆葦，蘆葦叢中的一聲聲的斷雁，斷雁聲中的悲哀情調：牠們都在枯黃的夕陽和將老的秋景色中，引誘他追想到近年來家庭衰落的情景，和妻兒們在窮困的境遇中過活的情形。

吉順的幻想的心，忽然長出雙翅，恰巧得像鴻鵠一般的飛出窗外，丟開那些夕陽荒草，疎柳叢葦的景物在腦後而不一顧，翩然的在那株多葉的樟樹邊沿落下，走入那樟樹蔭下的小門。那正是他自己的家庭，——近來已經一月沒給錢養活她們，半月沒有回去看她們了。他是在三年以前纔搬入這間小屋裏的，他從前住的他父親遺下的老屋，已經押給房族的大伯，所以他只能住入這間小

屋裏過活。他從那扇小門走進，他的老婆背着兩歲大小的幼兒，坐在靠牆的牀前那條闊而矮的凳上打草鞋；她眼眶裏飽含着奇異的絕望，與儉生的泪珠，不時的潛潛滴下。五歲的女兒與七歲的孩子，沉默的坐在灶下，從他們的呆視中間，便知道他們心中正埋着一種絕粒的悲哀，欲訴無門的苦痛。地上雜亂堆着的稻草，正如他們心中結着的複雜的悲哀。他走了進去，老婆開口就問他要錢，告訴他這幾日來大家絕食的情形，和兒女們的哭泣。坐在灶下的兩個兒女，聽見他們的父親回來了，就搶着跑到他面前，緊緊的牽住他的衣襟，非常親暱地叫着爸爸。他胸中覺得有一枝非常悲痛的箭，驟然從對面穿入，同情而自責的心思，與自己卑薄而翻悔的決心，就同時如蟒蛇一般的在他胸中亂滾。他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只能沉默的撫摸着孩子們的可愛的頭顱。他正欲把一切的慾念撇出，把孩子們父親的責任，與重整家業的慾念撇去，心願過着眼前的獨立生活，仍消磨自己的悲哀生活在賭博與酒煙的興奮中，就棄了孩子們，回

頭往外走時，他的伶活的第二個兒子，又突喪着走入屋中，悲哀的拖住他的父親，說他並沒有偷過那人的東西，那人偏偏要說他偷過，要抓住他打，求他的父親搭救。他想，我的兒子，難道就做了賊嗎？這不是我所造成的成績嗎？在三四個小孩的哭聲中，他正埋葬着悲哀的沉默，忽然他的大兒子的那個主人，又牽着他的大兒進來，說要交還他，說他的大兒沒有家教，幾次教訓他都不聽，這種壞的脾氣，是生成永久不能去除的了，現在就要交還他們。他一時不能決定，複雜的悲哀，自卑與自責的心思，又把他重新繫住在可憐的妻兒們悲哭着的家庭中。他沉默着好久，看看亂髮蓬鬆，面容憔悴的老婆，看看哭喪着臉，眼淚在枯黃的面孔當中奔流的兒女們，他們好像都在討伐他，責問他，咒咀他；他們悲哭着的聲音，他們帶着泪痕，遲鈍的閃着的目光，都如利箭一般的穿透他的心坎。悲哀在他心頭旋繞，酸泪從他的心坎中湧了出來，撲簌的落在他前面牽着衣襟而悲哭的兒女們的頭頂。忽然，一陣超逸的遐思，正如他屋外

樟樹梢頭吹過的清風，在他腦際一閃，他想到忘憂軒賭場中賭友們哄笑歡呼的情形，三層樓上喝酒猜拳的樂趣，與她們終日哭喪着臉是大不相同，不免又生起退避的思想。我還是療救自己罷，——至少自己是可以安適的，快樂的過去。

吉順把停着在嘴邊的那隻手放下，那裏還夾着一粒未嗑的瓜子，他不過在那裏一停，一時間並沒有想到嗑瓜子的事。現在他無意中放下那隻手來，視線也無意間隨着轉移，注意從幻想中飄了回來，棲集在那粒未吃的瓜子上。他又在瓜子的四週再一飛翔巡視，他明瞭的知道自己正坐在三層樓上，金夫和小平們正坐在他面前喫茶。

那不過是一瞬間胸中的幻影，只在他們的一個默坐中生出來的心像。酒菜還沒有送上來，堂倌正送來酒杯和竹筷。他們看着他一雙雙的放好，又看他走開。

小平拿起兩根竹筷，如播鼓一般的在桌沿上猛敲，帶笑的兩脣間，滑稽的咕嚕着紹興戲的開台鑼鼓的曲調。

「晚上再把那人拖下來。」金夫稜着眼角說：「那我們可以『出山』了！」他聲色俱厲的又說，「不是我不客氣，自己誇口，要是我的手一『紅』起來，我一定三五日可贏；今晚我一定把那人抖了『鈔』再說。」

小平的頭頸微微的一斜，油膩的笑暈又在嘴角邊蕩漾；他無意識的緩了紹興戲鑼鼓的敲打，翻動了輕薄的雙脣。「那自然，運氣來了不拿錢，還等幾時？老順！我們今晚的台價可以高他幾倍，老順！對嗎？」

今日的主人是吉順，而小平們不過是幫助他贏了那人的錢罷了。小平的嘴吧雖然在平時說得那麼伶俐，但是他的家裏畢竟還有長年的兄弟，不敢任意的自己做主，拿出錢來大賭；況且今天又是吉順贏了，有了本錢；所以他在談話中，口口聲聲要喊吉順，得他的同意。金夫和小平的言外的意志，自然要討吉

順的好，一面又表示自己各有高人頭地的識見。可是他們談話的時候，吉順都沒有聽見。及到小平最後喊着他的名字時，他纔含糊地問一聲「什麼？唔！」他似乎是進入昏迷狀態，一時全失了意識。他追想着眼前幻覺時的心像，依違兩可的心事，正如幻覺中所表演的一樣。他想趁現在有錢的時候，先到家裏去一趟，給她們幾塊今天贏來的錢，恐怕再同平時一樣的，第二次就連本錢都送了，不能伸手，後悔無已；但是，他又恐怕；若是除了現在喫的菜錢，今夜大賭的本錢就不能再減了，本錢少了，那裏還能贏得大注的洋錢呢？今夜贏來之後，自然可以多拿幾塊錢到家裏去了。有錢的時候，家庭裏父和夫的責任，自然是應當負的；沒有的時候，是沒有法子，他想自己決不是那些忘了來源去路，不顧良心不負責任的流氓。

小平見吉順坐着有些呆氣，料定他心中是在計劃着今夜大賭的妙計，自己也不便再問，又無意識地念起鑼鼓的曲調。

在菜館中的靜默，若是被動的靜默，那末心思的唯一的潛逃所，就是無意的脣齒的咀嚼，與津液的分泌。小平和金夫們，自然脫不了這種生理上與心理上的支配，小平伸手去拾那附在碟上的一粒無肉的瓜子，送到口裏，好像是很

有滋味。他又舉起那雙筷子，重重的在碟上打了幾下，磁器的響聲，丁丁然走入樓下；他討厭似的說，——可是這時臉上好像沒有油光了，——「菜還不來。」急躁的金夫，却被他引動了，覺得喉嚨癢得很，好像什麼梗住似的，就驟然如爆裂般的喝了出來，「喂！喂！好了沒有？」

金夫的喊聲，差不多就有罵的神氣，引得樓下三兩個堂倌，齊聲而同調的答應，「好了！來了！」

在這一陣混亂的聲音中樓梯上的的噹噹的脚步聲響了上來；在他們期待而緊張的垂涎心情中，早就預料到堂倌送上熱氣蒸騰的好菜來了。

他們都回頭注視着，注視那用木柵欄住的樓梯；從一柱柱的木柵的空隙中

他們先看到一頂時式而破舊的呢帽，然後，再看這呢帽一步步的高了上來，就是油膩發光的緞馬褂，和積了許多油漬的灰布大衫；他只是空手，卻沒有什麼好菜奉獻；——但是他不是堂倌。

金夫正欲向那人發一頓皮氣，眼睜睜的釘住那人的動靜。好像在這一瞬間，驟然被他搶了許多寶貴的財物，比在賭場中人家把他的賭牌看了還要發火，非使他見個辣手不可。那人在樓梯的最上一級停了一停，立刻就自然的翻過身，向着他們走來。

「老順先，你真的在這裏？我找你呢！」

他搭訕着走近他們的座旁。吉順就拖了一條圓凳叫他坐下。他是個半文人。在村莊上不緊要的講事場中，是時常列席的；他的嘴吧很會說話，又會自己吹噓。他時常誇口說，某一場人命案是全靠他收場，某人的訟事是全靠他獲勝。他現在時常在某邑紳家中出入，和幾家富室門前行走，隨便的人，是不能獲

得叫一聲「老某先」的。——老某先的先字，實在就是先生二字的縮音；是尊重非文人們的稱呼。——吉順現在被他叫了一聲「老順先，」頓時覺得身上一熱，眉宇間就現出一絲絲慌張的血紋。

吉順把他重新看了一眼；心裏想着：「他難道曉得我贏了錢，要我的生意嗎？」他想問他一聲，今天爲什麼要找他呢？他想叫他的名字，質彬，聲音發到喉頭的時候，又縮轉來。他想：「直接叫他質彬，似乎太唐突了，還是同大家一樣的叫他別號罷！」

「文輔先生！你找我嗎？」

「我找你呢，我到忘憂軒去過，知道你贏了錢。他們說你在三層樓，我就到這裏來了。」

吉順心裏很害怕，料想他是在走衙門的，若是說出向我拿借幾元，那時答應不得，不答應，又不得，我將怎麼對付他呢？他只是沉默着。

小平的紹興戲的鑼鼓也無意的煞了中臺；金夫緊張着兇狠的面孔呆着，一時舉座默然，

文輔看他們的情形，好像在錯悔來了的時機；當賭徒們有了錢的時候，是什麼都不可以說話的。但是他又忍不住自己一向在講事場中的習慣，便說了出來。

「老順！我要同你說話呢……你贏了錢，你的運道真好喇，——福星降臨在你的頭上。……」

堂倌捧上了一中盆的蝦仁，就打斷了文輔說話的語意。吉順吩咐堂倌再添一副杯筷；金夫已垂涎的拿起筷子，揀選幾粒青荳，先去壓足他眼中的飢渴。

吉順十二分的納悶，不知文輔的找他，是禍是福。因此除了幾聲殷勤的叫「請啲！請啲！」以外，就偷偷的注視着這位意外相找的貴客。

一盆蝦仁吃了，大家都放下筷子；只有小平是孩子般帶着滑稽的笑臉，注

視着盆上殘餘的幾粒青荳，在一粒粒的把牠送到口裏，金夫的臉上已如火燒一般的通紅了，——紅到圓睜的眼白都滿了火線般的絲絡；雖然他是沒有吃了多少的紹酒，但他那凶狠的面色，已夠使人害怕了。第二盆的菜，堂倌還沒有送來；文輔料想着還有餘空的時間，可以供他們說話，便立了起來，輕輕的把吉順的衣袖一曳，說：

「我要對你商量一件事呢！」

他便走出那扇向東的小門，在天棚的一角立定了，吉順跟着走來，也無意的站住。

「你的好運到了！」文輔說。「我是很知道你的，你近年來的家境，近年來的生活，子女是這麼的繁庶，家室之累，是這麼繁重：誰不想着向上飛升呢，誰不想享樂一下呢？但是，老順，你聽我的話！我現在將享樂送給你了，將幸福送給你了。而且，你的子女是這麼纏繞，你的家室是這麼累贅！你一定是

很願意聽我勸告和辦法的。……」

吉順聽他重復的講到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家室，覺得就有一塊鄭重的石塊打在他自己的心頭；忽然間，那塊石塊又如一隻疾飛的小鳥一樣，閃過他的眼際，向他的家鄉楓溪溜去，他的眼光就如閃電的跟了過去。立刻，他的眼前又幻覺着剛纔的一副殘敗的慘像了。

「正是呢，我的家室，我的妻兒，我都完全負責的。」吉順把剛纔在胸中猶豫兩可的心思決定了。「不過我應該弄一些錢歸家呀！——現在正是我的時候了，我只有盡量的賭，盡量的用現在的贏本再去發一筆大財；我是沒有別法，我只好走這一條捷徑了。不錯，我只有走這一條路；我不要等你的勸告，我已決心贏了錢，不再賭博。文輔先生，你是否勸告我這樣，你的辦法是否如此？我很感謝你！」

文輔一面聽着他的說話，一面看着夕陽疏柳的景象，鼻孔不住的嗤嗤作響

。他想起賭徒們的一片賭話，不知相差到幾許遠近了。他呆了一回，又好像十分隨便似的說

「倘使家室和子女，有人代你負責呢，你不是輕爽得多了嗎？而且——而且邑紳陳哲生先生還想津貼你的行用呢。——倘使你是，——願意的話。——」

吉順的心頭忽然發跳，臉上的血潮立刻湧了上來。他明白了文輔所包含的一切的語意。他知道以前的疑心的錯誤，但現在却正是比以前料想着他的情形更難措施了。

在文輔的語意當中，明明是叫吉順暫時把自己的老婆租與陳哲生。陳哲生是全縣中的一個富紳，可惜沒有半個兒子；他也曾經娶過二回的妾，但是只添增了幾個女兒；近年以來，他又在各處張羅着「典子」了。——典子的意義，就是說在契約訂定的時期以內，所產生的兒女，是被典主先期典去，屬於他的。至於血統之純雜與否，那是不成問題，總算有過那末一回事。他就可承認那

是他的兒女了。

吉順想到了一切，就覺得這是何等可恥而羞人的事！寧可讓她們餓死罷，我不能蒙這層羞辱。

他回頭走了進來，剛走到小門的旁邊，便聽見金夫的喊聲了。文輔在後面跟來，又輕輕拖住他的衣角，問他「怎樣呢？」他便很堅決的回答一聲「我不能。」

他們重新入了座。吉順當舉起筷子，插入盆子裏面的時候，便在盆子當中看見他衣衫襤褸，抱着幼子，牽着兒女而哀哭的老婆。他看見她在對面指着他自己的鼻尖罵他，她罵他是一個流浪者，是一隻畜牲……。

下

第二天的傍晚，夕陽已經收斂了餘輝，黑暗如輕紗般的漸漸籠罩着大地的時候，吉順從忘憂軒乘間逃了出來，走出西門，便沿着溪流走去，穿過那細沙

鋪成的錦地，走入將近殘敗的柳林當中。他的心神已如柳林中棲宿着的飛鳥一樣，在一瞬間以前，被他驚逐得飛翔天外了；他現在的身軀，正如蕭蕭的殘柳。他想起剛纔賭場中的情形，他想昨日三層樓的快飲，他想起家中妻兒們的現狀和未來的命運，他想起自己前途的絕壁和危崖，……他想到他一切爲大力的巨神之手所播弄，所支配的命運，他幾乎向天哀哭了，他於是頹然的坐下。夕陽收盡了餘輝，大地全給黑暗吞沒；吉順深深的葬在這濃厚的黑暗之中，除了圍繞着他，而爲他微微點頭嘆息的幾枝柳梢以外，便誰也不知道了。

吉順與小平們昨天在三層樓暢飲了下來，便又走回忘憂軒中，預備第二回的大賭。他一直經過了漫漫的長夜，只是不曾有過一次稍可愜意的勝負，他的心裏便異常的納悶。酒力早已醒了，疲倦如偷入胸中潛伏着的心賊，頻頻向外攻襲。小平不知在什麼時候睡在臺旁的牀上，呼呼酣睡的聲音，時穿入賭徒們的耳孔。金夫便不由自主的罵人，上下的眼睫毛一連夾了幾夾之後，便無神的

釘住任何一處呆看，面色怪凶狠的。

正在這個人疲馬乏，精神困倦的時候，吉順的手氣忽然「紅」了起來，一連贏了兩場陡然間，金夫也振起了分外的精神，在吉順的背後一擊又輕輕的在他耳邊一說，他倆便十二分的得意。

「雖然不能夠大贏，但這次贏來之後，一定先爲暫時結束，不讓牠再有脫網逃回之危。」

他倆心中都在這樣計劃着，便欣欣然現於喜色。

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喲！吉順的最後的重注，却出於意料之外，被敵家攬了過去。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加在他們的腦門上，他們已忘了一切智力的決擇的制止，熱火就在裂開的腦門湧出，他們是狂迷了。金夫立在背後只是放聲瞎罵，吉順就無主的重新壓了一個重注——這差不多是一個最後的孤注了；但是，又被攬去。他們是好像很相信盈虧消長的道理，盛極之後，必有一次衰

歇；而敵家這一次衰歇的降臨，又被他料定在這最近的時機中，無論如何，應該緊緊的追逐着這個時機，不可讓牠輕便的逃過。但是，一切的發生，好像都有大力那邊在指使似的，吉順們終於敗到不能收拾殘局而負了敵人幾十元的賭債了。當時收束了賭具，吉順的灰心與反悔，便如兩枝釘鎗，在他的眼前如蟒蛇般的亂滾。他無力的躺在小平的身旁。賭徒聚集在他的面前，問他清付賭債的日期。他又掙了起來，把他們搶白了一頓，「做得鬼成怕要沒羹飯吃？」他說他是不會少了人家的債的，怕他的都是小膽鬼。他見那些賭徒，不敢有第二句的說話，便又躺了下去；翻了一個轉身，就呼呼的睡熟了。

吉順醒來的時候，小平已不在他的身邊，他四面的看了一下，第二的賭場已經掌上了燈火，人們的精神，已全副注在桌上的賭牌上，沒有半個人注意着他；贏了他的巨款的賭人，已一個都不在那里，大概同吉順們昨天一樣的跑到三層樓去喫凱旋酒去了。吉順便在那個時候跑了出來，他覺得四週都沒有他的

路，許多難堪的思想又如逐臭的蒼蠅一般腐集在他的胸次，揮去又立刻聚了轉來；他忽然好像有人告訴他似的，便走到柳林深處坐下了。

秋風在疎柳梢頭蕭然的掠過，空間便輕輕的飛下幾片落葉，秋晚的淒涼，喚醒了吉順昏迷的睡夢。他十二分的錯悔，錯悔昨日不歸家一趟，先抽下幾元錢在家裏零用；他十二分的怨恨，怨恨金夫們沒有勸他不要下這樣的重注；他又十二分的恐懼，恐懼着他們的索債之難以應付，致丟了他一向在人們面前的面子。

他順手搔起一把輕鬆的細沙，就恨不得盡量的把自己墮落的身軀埋葬。柳林外涓涓的流水在響，柳梢頭的碧天，已嵌上一顆顆閃爍的明星，四週覺得無限的擴大。忽然有一聲驚人的哀鴻，頓然間感到萬籟的陰森，週身不由的發了一個寒噤。孤鴻在他的頭上飛過，羽聲霍霍然，向着吉順的鄉村飛去，這正似吉順現在的處境的寫照，又好像象徵着他妻子未來的運命。他把手中握着的那

把細沙散開，無意間又觸着一片落葉。他從落葉推想到鈔票，從鈔票推想到洋錢，他又不得在沙上亂爬；他希冀着，萬一能夠發現一些財寶。遠處村狗的吠聲，忽然隨着柳梢的秋風送來，他爬着的手，便稍稍的停下；在他的心神當中，那隻村狗是已經發覺着他在發掘，而且偷盜人家埋葬着的財寶了。

他立了起來，走出柳林，穿過蘆葦叢，纔踏上大路。他向着自己的鄰村一步步走去。遠處的樹樁，好像許多蹲立着或是佝僂着的人影，對他指手劃脚的亂罵。他在卑薄自己的墮落，對不住自己，對不住祖上。在他村莊的入口，有一株陰鬱的老樟，秋夜的樹葉是分外響得淒涼，他的一身不覺恐懼起來。他放快脚步，匆匆的走入街頭，卻又引起羣犬追逐着的狂吠。村上的人們，有的已經熟睡，有的還有一絲絲的燈火從壁縫中透出，正如他們燈前的喁喁私語，從壁縫中透出，在黑夜征人的胸中蕩漾着一樣。他的兩脚，如着了魔術不能自己制止似的，機械一般的移了過去，好像那些語聲和燈影，一點也不能使他介懷。

。他走到自己家中的前門，（知道是早已照例關閉，）便又繞到後門。老樟蔽天的黑影，好像叢藏着許多可怕的猛獸，呼聲簌簌然，將一隻隻向着他猛撲出來，林木爲之震動，凜然使人毛骨聳峙。他不敢驟然打門，因爲他已幾日來沒有歸家了。他從門縫偷偷的窺視，門縫大可容指，令人於室內景物一目瞭然。室中一切的陳列，都顯得沒有變更。燈光如豆，幾瀕於滅，轉成青綠色，看了使人疑心是一顆鬼火。光線所及，僅僅限在一個小小的圈內，稍乎遠了，便看不清楚；這正如一粒微細的石礫，落在浩渺的潭水中，僅僅漾成一個小小的水暈。兒子們都已睡下，幼兒在他老婆懷中，時時放開乳頭叫哭；她頻頻搖着自己的身體，又拍着他的背部，表示是十分親暱而憐恤。她面容憔悴，亂髮分散在臉上，映着慘淡的燈影，初見令人疑懼。油燈的光圈，僅僅籠罩到她的面部，另外都成黑暗，他目光稍稍的移了上去，不由得週身起了顫抖。他發現了她的週身，盡是猙獰可怕紅毛綠髮的鬼魅，他們正張牙舞爪，要收拾她的性命。

他差不多就要叫喊出來，但是他又如夢魔一般，好像無論如何掙扎，喉嚨裏總透不出一絲的微聲。他的耳朵裏，微微的聽到有人訓斥他的聲音，他眼前一閃，忽然就換過一層黑幕。

「你正是年壯力盛的時候，便這樣的墮落，沈淪入無救的賭海中，不自振作，把自己正當的職業拋棄到九霄雲外，甚至自己的妻兒也不能兼顧，將瀕於餓死，我現在除開把她們的生命取回以外，特來警戒你墮落者，使你曉得人生的責任，是不是這樣隨便可以卸下的，你對社會有工作的責任，你對妻兒們有保護維持的責任！但是，你……」

他覺得空中有一隻大手對了他的鼻尖指來，他幾乎退避無地；他的頭忽然無意間「碰」的打着了板門，室內的她就帶着顛碎的淒慘的聲音，問一聲「誰呀？」他如着了魔似的，驚惶失措間，便放開大步跑了。

他想着剛纔的情境，心中猶不住的顫跳。

「真的嗎？我的老婆和兒女們將爲了我的不盡責任，而餓死了嗎？」他又推想到她們死後，他自己的孤獨情形，和隻身飄流的境況，「啊！那是怎樣能忍受呢？我真能讓她們餓死了嗎？」他想到此處，忽然他的腦筋一閃，好像有人告訴他還有一線生望似的。他憶起昨日三層樓上的不速之客文輔的說話了。

他匆匆的往文輔的家跑去，好像心內毫無牽掛，什麼都是有望的，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因爲他昨日在三層樓上所持以排斥文輔的主體，金錢，現在已經盡數崩陷；而他心中倔強的羞恥心，又因金錢的大力，幾至消滅無形了。他心中毫沒有矛盾的現象，毫沒有懷疑的心思，神色反而清醒得許多。

他於是便離開了楓溪，又回至城內；城內還是燈火輝煌，幾間飽含着現代社會的象徵的點心鋪子，正是生意興隆，坐着一些遊閒的男女，任意的據着高座談些社會上醜惡方面的逸事，望之大似巴黎社會的充滿頹廢者的咖啡店。吉順從前也會在這等地方出入，但是今夜卻覺得那邊之可以厭惡，不心願進去。

他一直找到了文輔家裏，就在門外叫喊。黃犬如同代他主人逐客一般，發狂似的迎了出來。吠聲驚動了牠的女主人，纔在睡夢中間是誰人。吉順回答是來找文輔的，且有緊要急事。但是她說，他出去還沒有回來。

「他要到幾時回來呢？」

「那是說不定的，有的時候簡直不回家。」

「我今夜有緊急的事情，要和他商議，那怎麼好？」

「他或者在衙門前的茶館也說不定，請你到那邊去罷？」

他們各人都提高了喉嚨，隔着石牆，在一問一答；黃犬還不住的狂吠，早已引起鄰犬的附和，他倆問答的聲音幾不可聞。他躊躇了一會，決定到縣署前
去走一趟。

衙門前茶館的顧客，正同三層樓上的一樣，而此地格外多的，是司法警察，衙門內的當差們。他們每日都在十二點鐘左右起牀，現在正是他們辦事和享

樂的時候；因此衙門前的茶館，也是終宵不昧，以待嘉賓。

吉順真的在那里找到文輔。文輔坐在東首的福字座下，左手靠在桌上，身體倚着糊滿花紙的破壁，右手時常任意的伸出一個指頭，對着他前面坐着的鄉下財主，和兩位便衣的司法警察指劃。這一席的東道，大概就是那位鄉人，所以他是十二分殷勤，看着文輔和便衣警察的眼色。吉順走了進去，一直走到那位鄉人的背後，文輔還裝着沒有看見似的，及到他喊了一聲文輔先生，他纔如大夢方覺似的，收回那擱在凳子上的右脚，急的立了起來，殷勤的請他坐下喝茶。那位鄉人見文輔這樣誠懇的招待吉順，也匆匆的立起，在中間周旋。吉順還沒有坐得安穩，便不安的說：

「現在，我找你呢！文輔先生！」

「你找我嗎？」

吉順的身上如澆上了一桶冷水，滿身打了一個寒噤；他發覺了昨天三層樓

上的冷淡的報復，好像決定前途就無希望。他只得呆呆的坐着。文輔又對着他們講起他從前收束的一樁最得意的風化案件了。吉順無意地拿起一杯茶來，還沒有送到唇邊，卻被文輔講的最有聲色的詞句怔住，無神的舉着停在口旁。他倒翻着眼睛，偷看着文輔的神色；後來，文輔說到得意的時候，起勁的在桌上一拍，同時吉順手中的茶杯就受了一種意外的驚嚇，杯中的茶，滿濺在他自己的衣上。他們笑了一頓，文輔又向他說了一個對不住，吉順就好像有許多話不能再說了，於是便乘機說自己要說的話。

「我找你商量一件事呢！」

文輔還沒有答應，那位鄉人便先在他身上打量一番，愈覺得這位文人的能幹，什麼人都要請求到他，和他商量；一面就無形中，覺得他自己的身分也擡高了不少。

吉順小心的把文輔拖出茶館的門口，街上的店戶，早已關了店門，黑暗如

漆。他們走到一個黑暗的轉角，驟然在燈光之下走出來的眼睛，就是對面站着的那人的面孔也辨不清楚。吉順開始說起，聲音十分破碎；至於他臉上的表情如何，恐怕只有他自知道。

「你是很知道我的，你昨天的說話，我完全同意，——我知道你是很體諒我，很心願幫助我的。」

「我怎麼不體諒你呢？你只要看，我為什麼要找你？就知道了！」

「正是呢！」

「我恐怕你還沒有明白罷，我是勸你把你的老婆「典」了，不是叫你「賣」，「賣」是永久不是你的了，「典子」卻一面可以得錢，老婆還永久是你自己的呢。」

「我怎麼不知道呢？不過名……」

「你真發昏！我說你有些呆了，現在的世界，還說到什麼名譽；金錢要緊

喇！若是說名譽，你自己賭博的名譽有什麼好聽？——有錢就有名譽。」

「那末，錢怎樣呢？」

「那是很容易的，你可以不必說，我們爲的什麼呢？」

「不過……」

「咦！你還捨不得老婆嗎？幾年的期限滿了，仍舊是你的老婆；就是平常他不來的時候，也還是你的，——他不過至多一月來一次兩次罷？——總而言之，老婆還是你的，他不過要在這幾年的期限以內，拿去你老婆生下的兒子罷了；——兒子你已有幾個了，你再生下的兒子讓他去養不好嗎？還有什麼呢？」

吉順呆了多時，好像文輔的說話完全都是對的，再不能有句辨難疑心的話。

「那麼就這樣決定了罷？」文輔再靠實了一句。

「好！」吉順決然的答，「但是，須要趕快，我等錢急用呢？」

「我就到哲生家裏去罷。他大概還在烏煙榻上，沒有睡覺呢？」

他們又走回茶座，鄉人已經會了茶鈔，呆坐着等文輔回去。文輔向他們告了一聲別，又向那鄉人道了一聲謝，便與吉順一同走了出來。

吉順看着文輔往前走，覺得自己又是非常虛空，并且這一個決定，根本上還有些疑惑。他現在將到那里暫時安頓呢？到那里再等文輔的回信呢？他想到此，便放聲叫住文輔。呼聲在深夜的窮巷中，正是和秋野的一聲喇叭，同樣驚人；他履聲橐橐然的追過牆角，兩面夾住的高牆的回音，格外朗然。他追了兩個轉彎，喊了幾十聲的文輔，纔把他前面已去的文輔叫住。

「我到那里去等你的信呢？」

「老順做事是這麼急的，」文輔笑了起來，「你先回到家裏，睡你自己的覺罷！明天我總一定回你的信。」

「明天？我想就是晚上呢。我到那里去等你？」
「你可以同我到哲生家裏去。」

吉順又似乎有些難以爲情，含糊了一聲；意思是不心願到哲生家去露醜，好像他的良心教他，這種買賣，畢竟是墮落的勾當，無恥敗類的行爲，至少只能如作賊一般的，在窩家和朋類前面稍一張皇，除此便絲毫不可洩漏。文輔明瞭了他的意思，便決定要他到哲生家的門外等他。

文輔興匆匆的走去，吉順默然的在後面隨着，正似一隻被主人毆打了而又跟着他跑的低頭垂尾的家狗。深巷中自己的足聲，時常疑心有鬼魅追踵而至；他恐懼着，又想回頭，又不敢回頭。有時走過人家的烏黑的門口，他驚惶的眼，就告訴他，那里隱着一位捉他的武士。他正如作了賊似的，內心深自愧恨，惟恐人家看破了他的虛情，剖開他的胸板，取出他的黑心，向衆顯示。他們走到了哲生家的門口，文輔就往門上砰然打門。許久許久，門上還是寂然，文輔

疑哲生已睡，決定暫時歸去，明日一早再來。

「老順！我們先回去罷！他家已睡靜了。——只是奇怪的，平素躺在烏煙榻上非到一點鐘不睡的煙鬼哲生，今夜也如何睡得這樣早，這樣寂然如死的呢？」

「你再打一下罷！或者哲生還沒有睡呢？」

文輔再狠命的打了幾下；哲生隔壁小屋中的居人，已經在牀上轉動，被他們叫醒了。最後，似聞裏面有些聲音，文輔再打一下，又報告出自己的名字，側耳傾聽，只見拖鞋的聲音，搭搭的自遠而近，文輔知道是哲生自己，便叫了一聲「哲生先生。」以後便走近了。

「文輔嗎？」哲生一面在開門，口裏這樣問。文輔說：「是的。」

「夜這樣深了，還來幹什麼，明天不可來的嗎？」

「我真奇怪，我道連你也睡了，——我打了許久的門，你要是不再來答應

一下，我真的決意明天來了。」

門砰然了開了，吉順如有人指使一般的，當即隨那從門中透出來的燭光避開，站入幽暗的牆陰。哲生立在門的中央，背後的牆角下，放着一枝洋燭；燭光隨風搖擺，幾淪入黑影中殘滅；有時竟小成一顆豆形，被風吹得喘不過氣來。哲生是穿着一身湖縐的短棉襖，在頹唐，委頓的神色中，還含有興奮活潑的風彩；——大概這正是他吃飽烏煙的表示。

「你一個人來嗎？」哲生問。文輔含糊的答應了一下，便吩咐他關上大
門。

吉順在牆角的陰影中站着，明瞭的看着他們的酬酢。他心境十分模糊，好像不知在何處地方，正如夢中的境界那麽隱約，辨不出情境和方位。及到哲生的大門又砰然的一闔的時候，吉順纔如在夢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擊，靈魂就飄渺渺的，好像從懸崖跌下，在無限的空間，心弦十二分的緊張着，想在最短

的無限的綿延的時間中，得到一個歸束；頓然間，他的脚底一重，火花就從跟往上湧起，他週身覺得火熱，眼前星火亂迸，纔覺得自己的存在，——正如任何人們從夢中驚醒後，覺得自己的存在一樣。他好像眼前被什麼神明指引了的，驟然明瞭自己的卑污，羞辱，無可懺悔的惡行……他確信：他們把這一雙門關了之後，就是剝奪了他的名譽和生命，而又擠出他於幸福的範圍之外，任他去流浪挨凍，挨餓受人們的唾罵，這是一個預兆。他想深深的跪下，向著頭上幾點星光閃耀着的上蒼膜拜，祈求那偉大的天帝的大力，挽回那已經鑄錯了的命運。

「我將從什麼地方懺悔起呢？——從晚上的決定，從昨晚的輸錢罷？啊！還是從我沉淪入賭博的那年起罷！大概那年就是我墮落之年了；從那年之後，我簡直無可救藥，一往直下，啊！我一定要悔改了賭博的惡習，作我的正業了；啊！我一定要勤謹的做我分內的工作了！」

「現在，是鑄錯了罷！」典子，「是多麼難堪的慘劇，竟從我的手裏編演出來；」典子，「是何等討厭的名詞，竟從我的墮落，而加到我純潔的孩子們的母親的頭上，——雖然她的丈夫是卑污的。

「我將怎麼對我明天的朋友們呢，我將怎樣回到家裏，見我那些純潔的孩子們呢？我將怎樣告訴她呢？啊！」典子！「那不是同一「活離」一樣的嗎？我不是直截了當的把她如貨品一般的賣了不好嗎？啊！我應了我十幾年前，從丈人家中把老婆負氣帶了出來，回到楓溪自立家門的時候，我丈人的惡毒的預言了。不錯喲！他的女兒從我，一定要被我賣了而不得善終的；現在不是應驗了嗎？——我要用什麼話去否認我丈人呢？啊！」

「啊！最純潔的還是孩子哪！但是，我現在也把他們弄污了，他們的額上，將永久刊着不可磨滅的烙印，他們是爲了我而永久被社會所遺棄，所凌辱，永久是社會放逐的罪犯了。啊！這種無上的罪惡，我恐怕只有砍了我的頭，自

已陳出頸血和心肝，或者還可以懺悔，不然，就是沉在大海裏飽了魚蟹們的餓肚，與跌在萬丈的深淵裏，永久做那不可超拔的倒死鬼，也不能洗去我的罪惡的萬一罷。」

忽然一個伶巧的黑影，在他的眼前閃過；他就疑心是什麼精靈感受了他懺悔的愚誠，前來超度他的靈魂，解脫他的罪孽。他睜開眼睛，邁步追了上去，卻看見兩隻放光的眼球；啊！那不過是一隻黑貓，那裏有什麼精靈呢？他又自己嘲笑自己起來，正如一個人在路上認錯了朋友，大呼的趕了上去，卻被那走路生客白了一個眼似的，翻悔自己的魯莽，嘲笑自己的發昏一樣。他從嘲笑自己的思潮出發，於是就懷疑到剛纔的懺悔；他從否定了剛纔的懺悔出發，於是肯定了也已往的人生。

「對呀！人生行樂耳！有了錢就是幸福，有了錢就是名譽；物質的存在，是真實的存在，精神不過是變化無常，騙人愚人的幻影罷了！譬如，我現在為

什麼要站在黑暗的牆蔭中呢，那無非爲了幾個臭錢，——爲了我沒錢，想人家的錢；人家有了錢，就可大吹大擂擺起許多臭架子了。什麼懺悔，什麼惡孽，那完全是鬼話！我剛纔大概是着了迷的了。沒錢的人，應該受辱，應該受苦，挨凍，挨餓，那是一條唯一的真理，千古不破的，雖上帝的權力也不能破滅的真理！真理是如此的；我沒錢時的受辱，受苦，犧牲名譽，那不是十二分的該應嗎？」

他想到此地，精神便如釋了嚴重的枷鎖，眼前的天地，真是空曠得很，何處不可任他自由飛翔，自由歡唱？他推想以後的命運，飛皇騰達的萌芽，便在今夜的牆陰小竅，埋下了種子；他決定未來有了錢時生活的美滿，正如操着左券。

「我有了巨大的資本，還有什麼不可爲呢？賭博、經商、投資、企業，……何一非獲利的機會？那個時候，怕什麼人不如稱現在的俊卿、哲生們一樣的

，稱我做什麼順老爺了嗎？

「呸！你們滾開，聽你順老爺的吩咐！什麼？你不認得我是順老爺嗎？——啊！城東趙老爺喊我打麻雀。去，去！你說我順老爺沒有功夫，今天縣知事還要我吃酒，請我陪他的夫人打牌呢？什麼趙老爺，我認也不認得！你們現在可認得我了！……」

哲生家的大門開了，文輔點着頭走了出來！洋燭的燈光，從門縫中射出，引回了吉順的幻想。哲生把大門關上，一線的光明，仍舊被他收了回去，空間仍留着黑暗。文輔新從燈下出來，覺得外間格外黑暗，任何物件都不能看見，除了自己的身體存在以外，四週簡直是一個無限大的空虛。

吉順意氣高傲的跑過來，問文輔接洽的情形，還帶着五六分幻像中得意時的氣概。

「很好，他是答應了。」文輔說。

「錢呢，拿來沒有？」

「現在那裏有錢呢，一定寫了契約，簽了花字，還要擇個日子，請了媒人，纔可以拿錢呢？天下事那裏這樣便利的，你又不是聖旨口的皇帝，一說出口就依你的話當即實行。」

吉順的心坎中漸漸的又狹窄起來，他覺得文輔這幾句似諷非諷，似罵非罵的說話，在他的胸中顫動，正如一個多刺的球。他幻想中得意時的風雲叱咤，好像還在真實當中；而文輔的幾句熱嘲冷罵，卻使他分外的難當。他幾疑文輔不是一個人：怎麼他近來已經鬧到縣知事都請他吃飯，趙老爺請他打牌，還不肯去的順老爺，都不認得了？——都敢肆無忌憚的諷刺他！但是，他還是似醉非醉的，問道：

「多少錢呢？說好了沒有？」

「多少錢？說好了。他說因為我去說，特別客氣，八十；人家去說，恐怕

還不到六十呢！」

「多少喇？」吉順還恐怕自己的耳朵聽錯，重新吃緊的問了一遍。八十塊錢，算什麼錢呢？僅僅八十塊錢，還能賭什麼錢，經什麼商，投什麼資，……好了，八十塊錢，簡直是不算錢，沒有錢。他不相信極了！他的空中樓閣，是任意的建築在有錢之上，卻不料他典了子之後的有錢，也不過是極小數的「有」罷了。他那裏會相信只有八十呢，那一定說錯了或者聽錯了，所以又重新問一遍。

「八十。」文輔很不耐惱的重述一句。

「只有八十嗎？」

「八十。」文輔堅決的答，「你還相信嗎？那是我的面子。纔多了二十塊呢。」

文輔的形容，差不多就要決裂；吉順纔清楚的領會了這個數目。神奇的「八十，」把吉順從幻想中拉了出來，又在他的頭上，撒翻了一桶的水。他微微

的有些覺悟過來，覺得文輔的嘲罵是應該的，他正有功於他，因他的面子而增加了二十塊錢呢。他於是向文輔說了一個「對不起！」又說了一個「再會！」便各自走開。

他一路走出城門，走過三層樓下，深夜中倒翠溪與赭溪合流，錚錚然如音樂之悠揚。下弦月已經上山，東方籠罩一片灰白的濃雲；月光從濃雲中射出，四週的景物，已沉默的顯示了些微的輪廓。忽然一陣西風，透骨的吹來，他打了一個寒噤。他兩手交互的插入袖中，又緊緊的絞在胸前，頭頸盡量的低垂，——低垂到貼伏在肩膀和胸際。他心中毫沒有思想，也不廢躊躇，就回到自己的村上。楓溪的人，自然比不上城內的帶有都會氣味，他們是早已酣遊黑甜鄉去了；——就是一隻小狗都睡熟了，他在自己的門上打門，老婆當即醒了，問他是誰。他聽着老婆在睡夢中顫震的聲音，心裏就好像射入一支火箭。

他含糊的答應了，老婆就走來開門。燈臺中的燈油，已經點得乾淨得很；

她只好擦着一根自來火，照他走進。他總覺得這種家裏，不應是他住的地方。一種特別的氣味，是兒童們的便溺，成人身上的汗酸，和各種辨不出滋味的腐物的混合體，格外使人難聞。

「怎麼一點火油都沒有了嗎？」他明知家裏是沒有半個錢，但他卻要說一句官話，好像非如此，便不足以雪仇似的。

「小兒要喂奶，我又沒有奶，他只是哭；只好把燈點上陪他坐着。他纔哭倦了睡下不多時候，我的眼簾剛朦朧的合下，你便來了。」

他覺得他老婆的說話是對的，行事也是對的，反是自己的行爲，太辜負了她了。自來火熄滅了，他們都在黑暗中。他心中好像有一顆燒紅的鐵球塞住，痛澈心胸，似乎非吐出來不可。他的面上，忽而如走近火山噴口般的發燒，忽而如俯臨寒冷的深潭般的顫震。他的心正如磔在十字架上受刑，血痕狼藉，一塊塊撕得粉碎的四裂。

他的老婆已經騎入牀上的破被窩中，乳她身旁被她轉動醒的幼兒。他只是呆呆的坐在牀沿上，一聲不響的，想起眼前的情境來。

「幻想恐怕終久是幻想罷，窮人們，——尤其是像我一樣的賭鬼——想發財，恐怕比象鼻穿過針孔蜈蚣穿起皮鞋，還要難得多呢。」

「呵！典什麼子！我犧牲了名譽，犧牲了兒童們純潔的名譽，而決心的實行『典子』，心願把自己的髮妻——雖不能說是愛妻——割愛了，把兒童們的母親廉價出售了，而所得的代價，卻只是區區的八十塊，拿錢的時間又不能應我的急需。啊！發什麼昏呢，『典子！』」

「妻兒們可愛的妻兒們，畢竟是我的，是我永久的慰藉者；失意時的歡笑倦怠受辱時的慰安，都是從她們自然的愛中天真的笑中，永久取不盡的精品，無上而高貴的珍饈。呵！我寧可讓我的生命爲人家所有，我不心願把我可愛的妻兒賣了，我不心願她們前途的未來幸福，爲了我的墮落，而毀壞了，而犧牲

了。呵！我的罪惡！我的罪惡！我不應該向上帝懺悔，我至少總應該向她們賠不是，，至少是我辜負了她們，對她們不起。」

他想到此處，便把自己的身體，漸漸的躺了下去，又漸漸的靠近他老婆身邊，在她的面上，親了一個從來沒有這樣親愛的嘴。她是從開了他的門後，便一直沒有睡着；看着他的情形，證以今晚幾個人來找他時的高傲而帶輕屑的臉色，便斷定他這幾日一連的不歸家，又是在忘憂軒中賭了一個十二分的敗仗回來了。照例，他若是賭輸了回來之後，她便不應該去惹他，讓他自己坐着發洩。現在，她又看見他這樣的向她親暱了，她便告訴他今晚那兩個人來找他的說話。

「今晚天剛黑時，有兩個人來找你呢。我說你沒有在家，他們還說我把你藏起來。說話凶糾糾的，說你在忘憂軒逃出來，輸了錢，還想賴。我說真的沒歸家，他們纔去了。但是，過了沒多時候，他們又來過一趟。」她停了好久，好

像要等他的回答。他還是一句話也說不來，好像喉頭有什麼梗住。她又輕輕的接着說：「我恐怕又惹起你的怨恨，還不敢就對你說呢。」

「唔！」他只能在鼻孔中回答出一個字來，但是他的心已經難過極了。「誰能在失意時，和她一樣的，體貼我，安慰我呢？啊！我今晚如入了神似的，請文輔所接頭的事，將怎麼對她說起呢？啊！我簡直是被什麼惡鬼迷了！」他的心一酸，眼眶裏的酸淚，就不由得滾了出來。他自己也奇怪：他平素昌言，他是永生沒有眼淚的，如何今夜反有更多的眼淚呢。「泪泉復活了罷！泪泉復活了罷！」

他的熱淚，滾滾的跌在她的面上。她的心弦，也分外的緊張起來。她知道他此時的心情是非常的難堪的了，返悔自己說話的唐突。她不能用任何語言去安慰他，她只輕輕的嘆了一聲氣，算對他表示同情。

他倆的心弦合奏了，他們的中間，雖然是隔着一條破棉被，但是他們覺得

是胸貼着胸的，他們兩顆顫跳的心房，相互的體貼着，簡直比兩顆紅寶石，放在柔軟的法蘭絨上還要安適。他忘懷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煩惱，一切的被人間所凌辱，訕笑，卑棄的憤恨；他陶醉在柔輦的鄉裏，正如他的心安貼在她的

心裏，便矇下眼睛，遽遽然入睡了。她感着他的鼻息，知道他是渴睡了，就伸出一隻手來，緊緊的摟住他的項頸，叫他進入被窩裏就睡。他從矇矓中醒來，伸了一個懶腰，復打了一個呵欠，覺得全體的肌肉都弛緩了，便胡亂的躺在她的外面。他的板牀實在太狹，所以他都任意的擠着。當他的脚穿入被裏的時候，卻推醒了在脚下睡着的第二個兒子。他在睡態矇矓中，還不知他是否回家，卻如嚙語一般的叫了一聲『爸爸！』他在這一聲爸爸當中，又感得胸膈中的情調也是兩樣了。眼淚又不覺而然的走出眶來。

一九二五，八，二十二，上海。

×

×

×

魅惑

草明

被人叫做賊婆的四妹回到鄉里不上幾個鐘頭，全村的人便都知道了。

她那付鼓得像個麵包的有勁的面孔，肥短的身軀和不調和地加在她身上的綢衣，金鐲，手錶，寶石戒指已經這樣平凡地屢次在人們眼裏出現，因此人們對她的熱烈的好奇心也就慢慢地淡下來，雖然女人們碰着她的時候還對她做出親熱的樣子，並且彷彿在很留心聽着她底夾雜許多不正確的省城音和新名詞的冗贅的話語。

我還沒有忘記前回四妹回鄉，我一個很疏遠的嬖嬖輩，用許多無聊的詞句，多餘的笑聲陪四妹談了半個多鐘頭工夫，而當四妹擰轉身子離開了她的時候，她就抿着嘴唇，非常輕蔑地說：

「那自由女，唔，那賊婆，能夠養出一個有屁股的兒子來麼。身上的東西

，不曉得是從誰家搶得來的……」

我當時曾經這樣問我底堂孀：「但你剛才對她不這個樣子！」

她被我這句話傷害了，沒有回答我，只在臨走的時候回過頭來鼓大眼睛說：

「告訴你，這就是教你怎樣去做人！」

我碰到四妹是在她回鄉後的第三天早晨。

「去飲杯茶吧，到順興樓飲茶去吧。」她這樣請求着我。她底矮壯的身段倚靠在汶瀾橋鐵欄上，晨風吹拂她底整理不講究的頭髮；兩條手臂雖然短，但動作得很敏捷；說話充分地帶住淺薄的豪放。綜合她那些勇敢，潑辣，兇猛，小孩子似的直爽的一切動作——在鄉間是難以找到這樣的人物的。她說話底急促，眼睛底不安的溜動，腦袋和手底靈敏的旋轉，都顯示她是習慣了那種冒險的流動的生活。

「那兒很多男人。」我不同意她。

「算了吧，這有什麼問題！學堂女還這樣扭扭捏捏。我底兒子也是男人哩。」她一面說一面嚇嚇地笑着，用手狠狠地拍了我底肩膀一下。依了我底意思，她挺起胸脯，擺着兩條手臂，臉孔每分鐘都彷彿在對着一個很親熱的朋友似地，從順興樓買了一大包飽子回來。

我們穿過汶瀾橋，走進桑基對過的七里亭。她吃着，不停地說着在我聽來完全沒味的話。後來她換一個方式，指着她底金首飾，詳細地說着那一個式樣現在上海頂流行，什麼石比什麼石值錢。

「唉，我現在差一顆上好的金剛鑽，我頂愛牠！你呢，你頂愛什麼？就我身上的來說吧。」

「這一切都不能使你榮耀起來的。全鄉的人都瞧不起你！」
太陽露着半截身子，週圍慢慢變熱起來。桑叢輕輕抖搜着，振作起精神準

備抵抗太陽的威炎。我心裏感到不愉快，這時候我應該對四妹說些什麼呢？她似乎沒有聽懂我底話；望住我，嚇嚇地笑起來了。靜默了好一會，她分辯地說道：

「當我在絲廠裏做工的時候，也沒有誰看得起我過，人們好像一輩子沒有空給我說話！——但是現在他們反而……唉，這些東西難道我是白搶回來的麼？」她又玩弄着她底裝飾品，她對於牠們正像小孩子對於自己的玩具一樣，不是爲了必要而是爲了高興。

她底強硬使我感到了懊惱，我把我底意思簡單化起來說：「我是在說一個人底人格！假使人底心靈染上了污點，那麼雖然拿來鍍了金也是掩飾不來的！」

「哦，人格，對了，我在省城的時候也聽見過這個名詞。阿明，你讀過兩年學堂，也許懂得多一點；但是是一個人終歸要吃飯的，在世界上，只要拿出自己

的膽量，拿出自己的力氣，拿出自己的主意，那麼他不是有人格麼？唔，人極不像金錢，給人們藏起來的；誰要就誰去拿，我不等人家分給我，也不去搶人家的，對不對呢？嚇嚇……」爲了闡明她底主張，她底雙手和五官更活躍起來，不休止地說着，像一刻也不肯放鬆我底注意力。「無非都是爲了吃飯問題吧了。有什麼分別呢？——摘桑，挑繭，繅絲，當私娼，做強盜……任你說吧，你從這裏面給我挑選一樣較爲高貴的事業吧！你知道，一個人常會碰着「不容你選擇」的時候的。……至於明天，我是不管這些的，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德行，什麼叫法律；明知明天要饒辮子，也不願意今天捱餓啊！我只知道要活，我只知道找碗飯吃！……」她底屁股突然離開石凳，在亭子裏面跳躍着，叫嚷起來。

看她的樣子有點興奮了，但她永遠是這樣快活而自信，彷彿在她腦裏，沒有一樣恐怖和可怕的事情。她還是燥急地跳來跳去，像熱鍋上的螞蟻，嘴裏不

住地咒詛熱天，一面用手當作扇子扇着。

「只知道活——這是對的，你更要知道應該怎樣活法。有些活法是會毀滅我們底靈魂的……！」

她似乎不願意我再說下去，用話岔開我。

「喂，你快要當一個女教員了吧？可是我連做你底學生也沒有資格。這樣熱的天氣叫我怎過呢？剛回來兩天，又厭煩起來了，我再不能過這樣安安穩穩的生活。我明天就要回騰冲去了，說不定就是今天，唉！……！」

不曉得爲了一件什麼很小的事情，她一隻蚱蜢似地離開七里亭。我一個人獸在亭裏想了好久，在想這個魅惑的女人。

靈魂自殺者

斐兒

到檳榔嶼的第二天下午，我從華文報館裏找到故友韋驪，他劈頭一句話便

告訴我：

「在大山腳當教員的胡文波死了！」

「什麼事？」

「被現生活夾纏死吧了！」他冷冷地說：「明天，你也送喪去吧！我現在辦完事，便要到寡婦家去。一切的事情讓你明天知道。」

我茫然地走在檳榔嶼灰色的街上。許多年來青年朋友們的影子一個一個地在我的身邊消失了；我的心中充滿着黯傷與悚懼。

××死去了；胡文波也死去了！懦弱者死去了；勇敢者也死去。世界是一個，然而人的死法却是千變萬化。死，孕育着未來；然而死了却也埋葬着過去。我們的胡文波，應是怎樣死法的呢？」

整個的下午我爲這件事思索着。我竭力搜索着回憶里的故事。我想到胡文波怎樣在北中國的大學里畢了業，怎樣在南中國的浪濤里打滾轉，又怎樣臨陣

脫逃了，把青年的活力埋葬在南荒；而現在，胡文波是死了！是他殺死了自己，還是社會把他殺了呢？

讓事實顯示給我吧！

×

×

×

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我便走到碼頭去。一個隊伍在碼頭上騷動着。那里面有華文報館的新聞記者，有華校的教員們，有同鄉「頭家」們，也有小生徒們。

一只小電船從對岸駛過來。平靜的海峽上揚起了水花。海峽在烈陽下閃起了金光，而黯傷的羣衆却在驕陽下顯着灰暗的面孔。

電船到岸的時候，哀樂奏起來。隊伍浸在靜默的哀傷中，岸上的樹葉在微風中搖曳。

一具黑色的棺木被工人擡上來。那後面，穿着孝服的年輕的寡婦俯着頭痛

哭，二個六七歲的小孩牽着母親的衣裾隨着啼哭。

然後韋疆從電船里鑽出來。他揮着手，指揮着隊伍前進。

最前面是一幅用白布子寫着黑字的橫幅：「送胡文波先生靈魂安眠」。接着是一隊雇來的印度人的樂隊。其次是棺木。再次是死者的少婦，和二個幼小的子女。緊跟着的是一隊穿着白色制服的小孩子們，分裝在三架大汽車里面。最後是死者的鄉親，和送喪的朋友們。

我夾在隊伍的中間。炎熱把我的頭腦蒸昏。隊伍在靜寂中通過。祇有汽車輾着街道的聲音，和寡婦孤兒的哭泣，偶然從微風中傳到。印度人的樂隊在無精打采地奏着缺乏節奏的哀樂，檳榔嶼灰色的綠林不時在我們的眼角飛過。

緊跟在死者和寡婦的馬車後面，我們馬車的馬蹄子也在街道上得得地響起來，比印度人的音樂更來得合於抒發人類悲哀情感的韻律。

韋疆坐在我的左邊。他最初默默地不說話，待話機一開，話語便滔滔地掩

藏在冷靜的面孔下滑溜了：

「胡文波，一個懦弱的書蟲！一個無用的智識份子！他的眼前閃上了火花，他便跳起來；他的眼前一黑暗，他便退縮了。有着智識與熱情，然而缺乏着意志。你看他東一跳，西一跳，抱着所謂「良心」四處跑，然而結局是智識份子的良心跟着自己的身體和熱情一同喪亡！」

「從祖國退出來，他拖着老婆，最後又拖着孩子，當教員，當記者，當礦山和樹膠園的繙譯，也當公司里的書記。受着生活的壓迫，他拋棄了教員和記者的生涯而去當大「頭家」們的譯手或書記，但當他的「良心」擋不住眼前的看不過去的事實，他又回過來當小學教員。他奔波過英，荷兩屬，他到處爲自己或爲他人而碰壁，最後他的精強的身體受了磨折，他的靈魂也受了傷。」

韋疆停了一下，加上一句：

「啊，好一個潔淨的靈魂！」

接着說：

「朋友們看不過眼，時常激勵他：

「『啊，文波，擡起頭來吧！把眼睛朝着太陽！』

「但是沒有用。他的頭反而更低垂下去了，他的眼睛陰沈而低抑。他說：

「『我感覺我是老了！我已經不中用了！』

「我說：

「『胡文波已經死了！現在是不可救藥的了！』

「你想他怎麼說？他却承認：

「『是的。我是死了！我想我現在已經變成一隻灰色動物；並且這隻灰色

動物是快要滅亡了！』

「果然，從此之後，他日日苛責自己，詛咒自己，希望自己的趕快完結。

他頹喪，他用各種方法毀滅自己。他的目的今天是達到了。」

韋疆的話語漸漸激昂起來，但是他抑制了自己，他冷靜地把這故事講下去：「最後，他病了。他咯了一口一口的血。若蘋（今天的寡婦）勸他入醫院。他說：

「『有什麼錢給我進醫院呢？』」

「但是，當死降臨到他的眼前的時候，他又怕死了。於是，同鄉的「頭家」們送他入醫院，他們說：

「『真可憐，這位年青的先生！一個富有才學者！』」

「然而他竟死了！」

於是韋疆下了結論：

「所以我承認他是自殺，而非被殺。」

隊伍停止的時候，華僑公墓是到了。

墓場上的樹蔭陰森森地，太陽光照不到死了的人。

一個洞穴已經被挖開，棺木放下去之後，一堆鮮花結束了這世紀的某種智識份子的命運。寡婦的哀哭叫不回靈魂的殘傷，朋友們的哀悼也挽回不懦弱者的生命。

歸途的隊伍顯出比較有生氣：活着的人慶幸自己的尙未滅亡；「頭家」們讚揚着死者；寡婦孤兒哭着前途的陰悽；小生徒們有的抹了鼻涕和眼淚，有的却活潑地立即笑躍起來。印度樂隊零落得像敗兵，而檳榔嶼的街道却依舊在炎炎的太陽下顯得冷悽悽地無生氣。

而韋疆却激怒地說：

「靈魂的自殺者在現世紀是不可恕的罪惡。我們送喪的意義只在埋葬過去，並不是在啓發未來。」

在隔天韋疆所編的華文報追悼刊上，他的紀念文的副標題是：

「救濟孤兒是迎接未來的時代：追悼死者是送去腐爛的今天！」

然後我才明白韋疆冷冰冰的面孔的意義，雖然他那篇文章曾激起了僑衆朋友們的一點反感。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一)

名家創作選★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名家散文選★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滸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塞先艾著
阿Q正傳★	一〇〇七	魯迅著
野草★	一〇〇八	魯迅著
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九	龐隱女士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荒地★	一〇一一	方西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葉十箋★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錦★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六	高斯華綬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子愷隨筆★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聖陶隨筆★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冬兒姑娘★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戀史★	一〇二七	龐隱著
平屋隨筆★	一〇二八	夏丐尊著
蛤藻集★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彿	得★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	喊★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	默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	湘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	時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	明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	邊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	盾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	己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	屋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	代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	代	一〇四二	蘇綠漪等著
蜜	味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	在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驢	子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	的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暮★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憤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顯	英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	澤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	盾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	兒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藥	一〇五四	寒 穀等著
慘	霧★	一〇五五	許 傑等著
冰	心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算	一〇五七	丁 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	肅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	嶺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	常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	光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無名作家日記★	宮美子的脚★	河童★	雪的夜話★	笑的少婦★	冰結的跳舞場★	惡魔★	某傻子的一生★	男清姬★	鐵窗之花★	雪地★	猴子★	出獄★	五十元★	殘冬★	雪的除夕★	海的圖畫★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寬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里見淳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穀天等著	臧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黑芷著

小	隨踪瑣記★	詩的話★	現代詩家評★	名家譯作選★	胡適論文選第下★	胡適論文選第上★	五月之夜★	石榴石的手釧★	淑女★	保羅的罪狀★	迷途★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小天使★	克蘭比爾★	羊脂球★	歸來★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六	一〇九五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八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庫卜林著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薩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落	我	抗	紳	孤	隨	落	靈	隱	她	包	八	鷗	嗅	色	夫	童	小	定
魂	的	士	筆	筆	魂	魂	魂	魂	倆	氏	駿	鷗	妻	房	的	男	人	評
一〇九八	一〇九九	一一〇〇	一一〇一	一一〇二	一一〇三	一一〇四	一一〇五	一一〇六	一一〇七	一一〇八	一一〇九	一一一〇	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	一一一三	一一一四	一一一五	一一一六
王以仁等著	沈從文著	葉紹鈞著	沈從文著	王以仁等著	魯迅茅盾著	野蕪等著	巴人等著	許傑等著	凌叔華等著	張天翼著	沈從文著	羅昔等著	薄田泣堇等著	武田麟太郎等著	國木田獨步等著	豐島與志雄等著	片岡鐵兵等著	久米正雄等著

碼	藤	牛	一	兩	公	我	娜	黑	聖	軟	戀	黃	坡	天	密	田	附	古	沉	人	
頭	十	肉	個	個	的	的	女	女	項	項	項	項	和	真	交	交	交	史	面	面	
一一七	一一八	一一九	一二〇	一二一	一二二	一二三	一二四	一二五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二九	一三〇	一三一	一三二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六	一三七	一三八
森鷗外等著	菊池寬等著	國木田獨步著	志賀直哉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菊池寬著	托爾斯泰著	梭羅古勃等著	易卜生著	蕭伯納著	霍桑等著	莫泊桑著	沙多維奴等著	什耶斯哥等著	士草拉斯等著	柴霍甫等著	皮藍得婁等著	紀德著	歐文著	霍桑著	霍普特曼著	谷崎潤一郎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器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鷓鴣聲

羅 昔 等 著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二號

門市部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 京 興 安 大 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5 /
101035

